

中年單身者的個人特徵、 家庭關係與社會參與

楊靜利* 黃于珊** 翁康容***

-
-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clyang@mail.nsysu.edu.tw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助理
E-mail: hysche@gmail.com
***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E-mail: kjwong5526@gmail.com

收稿日期：2023.01.07；接受刊登：2023.09.15

摘要

臺灣近30年生育與婚姻行為有很大的改變，晚婚晚育普遍，終生未婚率逐年攀升，預示未來有更多中高齡未婚者。本研究試圖多面向瞭解單身者，包括：從個人層次瞭解人口與社會特徵、從家庭層次瞭解居住安排與家庭關係、從社會層次瞭解社會支持與社會參與。本研究使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1-2016年六期「家庭」組、2002與2012年「性別」組、2017年「網路與社會資源」組等資料，另輔以1990-2010年三期「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分析40-59歲者，將婚姻狀況分為「單身組」與「曾婚組」。研究結果顯示：一、個人層次上，雖個人社經條件對是否單身的影響仍因性別不同，但單身男女性的特定形象愈來愈弱。二、家庭層次上，單身男性獨居相對比例下降，單身男女與父母同住比例皆上升。單身者提供父母協助增加，特別是單身女性，蘊含女性承擔愈來愈多老年父母照顧工作。不過整體而言，父母提供單身子女的幫助也較曾婚子女多。三、社會層次上，單身組相對曾婚組有較多家人以外之社會支持，而且支持內容有性別差異，單身男性多為尋求家務協助，女性多為情感依附。與家人以外朋友聚餐的頻率，曾婚女性最低，顯示婚姻對於女性社交範圍的限制，在社會團體活動參與上，中年單身男性的社會參與範圍則較為局限。

關鍵詞：單身、個人特質、居住安排、家庭關係、社會參與

壹、前言

臺灣近30年來生育與婚姻行為有很大的改變，根據內政部戶政司（n.d.a, n.d.b）的戶籍登記資料，1990年到2020年間，30-34歲年齡組的男性未婚率從22.7%上升到64.3%，女性則從12.3%上升到49.7%，2020年時兩性的平均初婚年齡都超過30歲（男性32.3歲、女性30.3歲）。結婚率為何下降？是無意結婚或無法結婚？鄭雁馨、許宸豪（2019）使用2013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指出30歲以前有超過九成的未婚女性表示將來某個時間點有意願結婚，然而到了40-44歲，僅剩40%的未婚女性仍期待婚姻，且與一般輿論相反，教育程度愈高結婚意願愈強。至於為何現在仍未結婚？不分年齡或教育程度，約六成女性均認為「尚未遇到適合結婚的對象」是主因，次要原因則因年齡的不同而不同，25-39歲者是經濟因素，40-49歲者是年齡因素。換句話說，女性仍嚮往婚姻，但寧缺勿濫。而不論男性或女性，都愈來愈認為結婚不是幸福成功、人生圓滿的必要條件（Cheng and Yang 2021）。

事實上，已開發國家的晚婚晚育現象由來已久，只是臺灣變化的速度更快。過去社會對單身的評價不佳，女性超過一定年齡未婚被稱為「老處女」、男性被稱為「羅漢腳」，之後則有「敗犬」、「魯蛇」之稱，單身似乎是一種「社會公害」。2011年大前研一新書《一個人的經濟》出版後，臺灣媒體紛紛呼應「單身經濟」¹來臨，社會對單身者的想像開始加入「高學歷、高收入、高消費」等元素。但我們除了新名詞外，對單身者的瞭解並不多，單身貴族興起並不表示魯蛇就消失，單身者沒有配偶子女並不表示就沒有家人，單身者更投入

1 「單身經濟」概念源自於2001年《經濟學人》雜誌提出的「單身女子經濟」（The Bridget Jones Economy），其認為，比起其他群體，20-30歲的單身女子更有時間、金錢和熱情在她們喜歡的事務上消費，是廣告、出版、娛樂及媒體的目標客群（McCarthy 2001）。

工作並不表示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我們知道單身者有多樣性，但其內涵是甚麼？事實上，就連「單身」這個詞的意義，我們都缺乏深入的討論。

「單身」可以是未婚者、沒有伴侶者（無男、女朋友），或是曾經結婚但現階段不在婚姻狀態內的人（分居、離婚、喪偶）。有些研究將分居、離婚、喪偶及未婚合併為單身族群（O'Brien 1991; Sarkisian and Gerstel 2016），為的是與「目前有偶／伴侶」者相互比較。但不同的單身路徑其實蘊含著不同的生命歷程及自我認同（Koropecj-Cox 2005），內部變異可能更甚於有無伴侶之間的差異。文獻上關於離婚與喪偶的討論不少，但對於從未結婚者，除了老年獨居與青少年未婚懷孕等「問題」外，著墨並不多。新世紀之後，歐美國家逐漸浮現相關的討論，迄今已累積不少文獻，臺灣則僅有少數文獻描述特定職業的單身女性之情感壓力與自我認同，比較深刻的討論是趙淑珠（2003）的研究，其透過訪問19位30-50歲未婚單身女性生活經驗來反思婚姻的意義，不過研究對象比較局限。

本文將較全面地整理有關單身者的論述，並分析臺灣從未結婚者之生活樣態，包括居住安排、家庭關係、人際網絡與社會參與。40歲之後初婚率快速下跌，長期維持單身的機率很高，因此我們設定分析對象的起始年齡為40歲；由於將使用全國性抽樣調查資料進行分析，40歲以上之單身樣本數量有限，必須合併多個年齡組才能取得較為穩定的數據，但年齡組距若過大，組內的世代差異可能影響單身與曾婚（ever married）之間的比較。參考國外相關研究（Bellani et al. 2017; Çelik 2018; Dykstra and Poortman 2009; Liu et al. 2020）²後，選取40-59歲者為分析對象。³

2 這些文獻的研究國家與年齡範圍分別為：歐盟的40-55歲者（Bellani et al. 2017）；土耳其的35-50歲者（Çelik 2018）；加拿大的35-59歲者（Liu et al. 2020）；荷蘭的40歲以上者（Dykstra and Poortman 2009）。

3 2020年40歲的初婚機率（40歲的初婚人數／40歲的未婚人數），男性為3.42%、女性為2.95%；40-59歲的初婚機率，男性為1.36%、女性為0.85%。

貳、文獻回顧

我們首先討論單身在今日社會的多元意象並區分「選擇的單身」與「被動的單身」，然後介紹單身者有別於傳統核心家庭的居處安排，以及家人如何在不同單身型態中被重新定義。最後則介紹單身者的社會參與，與其中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以及在網路社會中，單身者的社會參與可能如何受到開展與限制。

一、單身的意象與選擇

過去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婚姻是人生的重大里程碑，若成年人超過一定年齡而未婚，似乎就有問題（Koropecykj-Cox 2005; Maeda and Hecht 2012; Timonen and Doyle 2014），例如，沒有家庭責任感、不成熟、不溫暖或不體貼（DePaulo 2007; Hertel et al. 2007; Slonim et al. 2015），因而被婚姻市場淘汰，所以熟年單身意味這個人是不完整的（Koropecykj-Cox 2005）。與負面形象相反，單身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個人積極的生活選擇，他們希望尋求生活的自主性、避免婚姻限制（Jones et al. 2012），包括婚姻生活中的性別不平等（Timonen and Doyle 2014）。事實上，早在1975年，Stein就提出單身的「推力」（push factor）與「拉力」（pull factor）之說，前者包括對婚姻狀態感到局限或窒息、缺乏朋友或孤立、生活經驗過於單調等，後者則是開放的個人發展、友誼的維持、多元的生活體驗以及性的自由等（Stein 1975）。晚近許多研究也指出，單身可以帶來自主性、自我成長、專業發展、財務獨立以及較強的社會聯繫（Baumbusch 2004; DePaulo 2007, 2014; DePaulo and Morris 2005; Sarkisian and Gerstel 2016; Timonen and Doyle 2014）。

因此，單身愈來愈成為一種新的時尚生活方式。Cagen（2004）為那些樂於接受單身生活的人創造Quirkyalone（魁而奇獨行俠）一

詞，他們喜歡單身和獨處，但也樂於與人建立關係。*Singular*雜誌建議用singular取代single，以表示單身人士是他們自己的「生活獨資經營者」（sole proprietor of their lives），可以擁有獨立、動態、冒險和積極的生活方式（*Singular Magazine* 2019）。女演員艾瑪沃森（Emma Watson）在被問及自己的戀愛狀況時回答說，她是「自我為伴」（self-partnered），這個詞立即成為單身人士的流行語，因為它讓個人陳述自己的單身狀態時蘊含著與自己戀愛（self-love）的幸福感。所以Lahad and Kravel-Tovi（2020）說，「自我婚姻」（self-marriage）正在成長，他們充分控制自己的現在與未來——沒有等待，以自我承諾前進。DePaulo and Morris（2005）認為，單身被「單身主義」（singlism）給污名化太久了，單身主義評價一個人不是根據他們是什麼，而是根據他們不是什麼——他們沒有結婚。學者也開始呼籲，婚姻研究應該使用「始終單身」（always-single）一詞來取代「從未結婚」（never-married），以避免婚姻意識型態對研究參與者強貼標籤（Maeda 2008; Maeda and Hecht 2012）。

上述文獻並非主張單身比結婚更好或單身者都是光鮮亮麗、優遊自在的，而是強調須要破除對單身的刻板印象。在許多社會中，高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與職業身分）的女性與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男性，終身未婚的機率較高，⁴然而高教育程度的男性未婚率也不斷上漲（Dykstra and Poortman 2009; Wiik and Dommermuth 2014）。早期的研究也指出，若父母離異或婚姻不和諧，成人後較可能抗拒走入婚姻（Spreitzer and Riley 1974）；不過較後期研究顯示，大部分的單身女性有安全和諧的童年家庭生活，並對社區有強烈的歸屬感（O'Brien 1991）。所以單身可能通過兩種途徑形成：（一）選擇的單身，個人為了追求自由、自我實現和自主性而刻意選擇單身；（二）被迫的單身，因經濟條件，家庭環境或個人健康問題無法獲得

4 不過在性別平權觀念高度發展的社會，高教育程度女性的結婚（同居）率反而較高（Bellani et al. 2017）。

伴侶 (Timonen and Doyle 2014)。近年來，單身生活愈來愈成為有意識的選擇 (Band-Winterstein and Manchik-Rimon 2014)，在生命週期中維持長期單身也將愈來愈普遍 (Timonen and Doyle 2014)。

二、單身者的「家庭」

隨著單身人口的增加，新的居住樣態使得傳統核心家庭概念受到挑戰，家人的內涵也有新的變化。

(一) 居住安排

由於單身者不會透過婚姻形成傳統意義上的核心家庭，因此他們的居住安排可能是與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朋友同住或獨居。Brody et al. (1995) 的研究指出，單身女性傾向居住於原生家庭，華人社會的情況也類似 (Ting and Chiu 2002)，日本的研究更指出，30-39歲的單身女性不僅多數住在原生家庭，且是父母生活照顧的主要支持者 (Maeda and Hecht 2012)。換句話說，有些女性因為優先考量對原生家庭的責任而延遲結婚甚至不婚，她們透過照顧老年父母、兄弟姐妹或其子女，而與原生家庭關係更緊密 (Allen and Pickett 1987)。相較於已婚者，單身者更常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並與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間有更多的互助 (Sarkisian and Gerstel 2016)。

單身者獨居的比例也愈來愈高 (Klinenberg 2013; Park and Choi 2015)。獨居不等於孤獨，現在愈來愈多青年將「獨居」視為成人的儀式，獨居者可離開其原生家庭，創造具有隱私的個人空間，達到「居家自主」，同時保有豐富的社交生活 (Klinenberg 2013)。不過我們仍應明白，年輕的單身男性比同年齡的女性更容易獨居 (Chandler et al. 2004)，長久單身的男人比曾經結婚的男人更容易於中年時期行獨居生活 (Demey et al. 2013)，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可能獨自生活 (Park and Choi 2015)，獨居者的樣態不是只有樂觀的一面。

除了傳統的居住安排外，許多單身人士還傾向與朋友同住或住在附近以建立更緊密的聯繫（Palmer 2006; Wilkinson 2014），形成像Watters（2004）所稱的「都市部落」（urban tribes），青年人聚集生活，一起工作、有日常儀式並相互提供各種支持。Friedman and McNabb（2014）認為，都市部落是傳統婚姻之外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都市部落」是慢慢自行匯集的居住安排，另一種刻意將「一個人生活」（living alone）變成「一個人一起生活」（living-alone-together）的居住安排是「獨立共居」（communal houses/cohousing），也就是私人住宅聚集在共享空間周圍，每個單獨或相連的家庭住宅都有傳統設施（浴室與廚房）。共享空間通常包括一個大廚房、用餐區、洗衣房和娛樂空間等。他們透過聯合活動促進居民的人際關係，同時也保持個人的獨立和隱密性，具體實踐「個體化的集體主義」（individualized collectivism）（Törnqvist 2019）。支持「獨立共居」者強調這樣的模式使人可以有獨處的空間、維護自己的隱私，並可透過特別安排的活動與社區建立聯繫，讓獨居者回到集體生活之社會習慣（Jamieson and Simpson 2013; Klinenberg 2013）。

（二）重新定義家人

單身者沒有透過婚姻形成人際關係，但他們建立其他的關係與聯繫模式作為替代。Band-Winterstein and Manchik-Rimon（2014）的研究指出，始終未婚者以強化家庭網絡（旁系親屬）或密友的聯繫來替代伴侶和孩子的需求。Barrett and Lynch（1999）的研究顯示，寡婦和始終單身者的支持網絡要比已婚有偶者更大。Rubinstein et al.（1991）在訪談中也發現了另一種安排，始終單身女性會與特定年輕人建立準父母關係（類似臺灣的「乾媽」）。Roseneil and Budgeon（2004）採訪一群擁有不同生活背景、性取向的無伴侶者後，發現這

些人的生活重心已從性關係轉移到友誼。他們強調與朋友之間的親密與關懷，更甚於親屬或浪漫伴侶。

所以，雖然家庭或家的定義仍由異性戀配偶組成核心家庭的形象所主導，隨著與朋友同住以及獨居的比例不斷上升，家庭的概念也有新的定義。事實上，家或家人內涵的改變不只發生於單身者，Williams（2004）認為，現今社會關係依賴於血緣或婚姻的程度降低，將從固定關係轉向流動關係，因而更注重與朋友之間的支持網絡，而單身者的流動關係和親密關係已擴展到友誼領域（Budgeon 2006, 2008; McDill et al. 2006; Roseneil and Budgeon 2004）。

三、單身者的社會參與

單身並不等於孤獨，特別在數位時代，人際溝通模式的變遷，使得社會參與的路徑與內容產生更多的可能。

（一）社會參與

與一般印象相反，始終單身並不等於孤立和孤獨（DePaulo 2007; DePaulo and Morris 2005; Sarkisian and Gerstel 2016; Stull and Scarisbrick-Hauser 1989），只是相對於有偶者，單身者參與較少的志願服務（Selbee and Reed 2001; Taniguchi 2010）。Stull and Scarisbrick-Hauser（1989）的研究指出，單身者會透過參與組織、朋友和鄰居的活動來保持一定程度的社會連結，也比有偶者更可能幫助或在情感上支持朋友和鄰居（Gerstel and Sarkisian 2006; Sarkisian and Gerstel 2016）。此外，單身者較積極從事宗教活動，尋求心靈寄託並建立個人與上帝之約（Granqvist and Hagekull 2000）。Himawan et al.（2019）在印尼的研究也指出，宗教參與是印尼人應對單身歧視的一種方式，單身者透過依附於宗教團體獲得支持與保護。

但這並不意味始終單身者的社會聯繫是普遍的。Seccombe and

Ishii-Kuntz (1994) 發現，單身者自陳與親戚、朋友和鄰居互動的頻率，變異非常大，從每週見幾次到從未互動都有。他們的人際網絡與社交互動也容易受到性別的影響，相對於單身女性能利用社會網絡積極安排自己的生活，單身男性大多在退休或離開職場後倍感孤獨，且他們的社交互動多半是聯繫原生家庭 (Hamedanchi et al. 2021)。單身男性比較不會參加社交聚會或與鄰居接觸，他們似乎為自己的個人主義態度和自我照顧能力感到驕傲 (Davidson 2004)，且對於專門為單身者設計的活動有些排斥，因為籌辦者經常有兩種「治療」意圖：1. 想幫助單身者尋找約會伴侶；2. 為單身者營造歸屬感，幫助他們融入社區 (Henriksson 2019)。

(二) 重新定義孤獨：實體與虛擬

網際網路的興起與個人媒體載具的普及，使社會擔憂人們將大部分時間窩居在螢幕之前，降低實體的人際互動機會。但Castells (1996) 認為，數位時代只是讓人們所擁有的關係類型發生變化，而不是使關係惡化。Rainie and Wellman (2012)、Wellman (1999, 2001) 提出一個「網絡化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 的概念，他們認為以前的社會團結鑲嵌於緊密聯繫的群體或彼此熟識的社區，但對於擁有網際網路者，「個人」而不是家庭、親屬或工作夥伴，才是連接的主要單位。社交網絡包括一些實體社區之外的弱連帶，網際網路可以結合強連帶與弱連帶，帶動「在地全球化」(glocalized)。因此，居住安排與社會聯繫對社會團結的影響力勢必降低。未來不是實體人際網絡的大小，而是網路工具與技能的擁有，才是決定社會資本的關鍵，所以不論是單身或獨居，都將不會成為社會參與的阻礙。

不過Jamieson and Simpson (2013) 並不以為然，他認為Barry Wellman低估了親戚和友誼關係維繫的重要性，特別是情感交流的部分。雖然Mesch and Talmud (2007) 指出，隨著社交網站和線上互動

的增加，線上和線下的社交關係界限愈來愈模糊，許多研究也都評論了社交網站緩解孤獨感（Lee et al. 2013; Lelkes 2013）與提供社會支持（Kim et al. 2011; Lu and Hampton 2016; Oh et al. 2014）的潛力，但線上網站與虛擬社區不會只是帶來正向的體驗，對那些總是覺得有責任來回應他人的請求支援者，線上互動一樣會成為他們的壓力源（Maier et al. 2015）。Li et al.（2015）的研究就指出，儘管個人在社交網站上獲得支持，但許多人並不認為這是社會支持。

四、小結

從前面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各種社會經濟地位者都可能維持長期單身，單身也許是莫可奈何的結果，但也可能是個人自主刻意的選擇。在家庭關係上，單身者雖然沒有配偶與子女，但與原生家庭或朋友的關係可能更密切；居住安排除了與原生家庭的成員同住外，獨居的形式也愈來愈多元，英國「都市部落」與瑞典「獨立共居」的興起，使得獨居不再等於孤立或孤獨。隨著單身者人數增加以及污名漸除，單身者與鄰里及朋友的互動反而比已婚者更頻繁且密切；而網際網路的興起不僅使得人際互動跨越地理隔閡，也使得人際網絡的建立不再只依附於工作、家庭與社會組織，增加單身者的社會參與機會。

臺灣單身者是否也有類似的發展趨勢？要全面地瞭解這些問題需要有廣泛且深入的調查，但臺灣並沒有以單身者為主體的大規模調查，受限於既有可得資料的問項內容，幾個有趣的問題，例如有多少比例的單身者是自主或被迫的選擇、對單身者的正面與負面看法的內涵與變遷、單身者的非典型獨居之盛行狀況與運作方式，以及單身者的線上互動與實體互動如何替代與互補等，都暫時無法獲得回答。本文將從臺灣既有的資料庫中，取得長期單身者（40-59歲）的個人特徵、居住安排、家庭關係、社會支持與網絡以及社會參與等變項，作為瞭解臺灣單身人口樣貌的第一步。同時以曾婚者為對照組，比較二類群體之間的差異變遷，檢視單身者可能面臨的機會與挑戰。曾婚者

包括目前有偶（currently married）、離婚與喪偶者，離婚與喪偶者雖無配偶共同生活，但由於他們可能有小孩、也經常有婚姻而來的親友網絡，因此與目前有偶者合併為一組。

參、研究方法

為探討單身興起後的多樣化內涵，本文檢視臺灣單身者的個人社會經濟條件、家庭關係與社會參與，並比較「單身組」與其他婚姻狀況下的「曾婚組」，其在個人層次、家庭層次與社會層次的差異。研究架構如圖1。

一、資料來源與研究對象

我們首先使用的分析資料是「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章英華 2004, 2015, 2016, 2019；傅仰止 2016, 2017, 2021；瞿海源 1999a,1999b），該調查雖然變項豐富，但40-59歲的樣本數甚少，因此另以「人口及住宅普查」（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行政院主計處 2002；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資料作為輔助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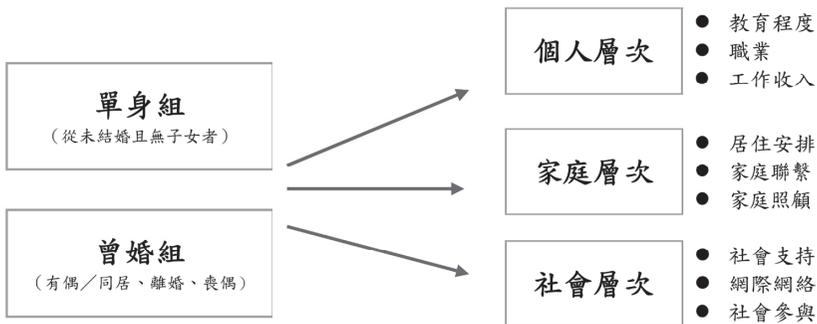


圖1 研究架構

（一）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為一全國性之抽樣調查，於1984年進行第一期調查，後自1990年起每年實施一次，原則上每隔5年重覆同樣的調查主題，利用多期的橫斷面資料來顯示臺灣社會的變遷趨勢。每次調查的有效樣本數量約2,000份上下，受訪者年齡18歲以上，本研究使用1991、1996、2001、2006、2011與2016年的「家庭」組問卷（章英華 2015, 2019；傅仰止 2016, 2017；瞿海源1999a, 1999b），2002與2012年的「性別」組問卷（章英華 2004, 2016），以及2017年的「網路與社會資源」組問卷⁵（傅仰止 2021）。我們依婚姻狀況分為從未結婚（且無子女）的「單身組」以及有偶、同居、離婚、喪偶等其他婚姻狀況的「曾婚組」，探討兩組在個人層次、家庭層次與社會層次的差異。

（二）人口及住宅普查

臺灣的人口普查始自於1905年，日治時期共實施七次。國民政府來臺後，於1956-1980年間共舉辦三次的戶口普查，之後依國際慣例每隔10年舉辦一次。自2010年起，改採公務登記輔以抽樣調查方式辦理，抽取16%樣本普查區全面訪查，再加權估計全國人口。每次的戶口普查內容均因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略作調整，但戶內人口的親屬關係、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工作、遷徙等問項一直是基本項目。本研究將使用1990、2000與2010年之普查資料（2020年資料仍未釋出）（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行政院主計處 2002；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瞭解40-59歲單身者擔任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情形。

5 1997年雖有「社會網路與社區」調查（瞿海源 1999c），但40-59歲單身男、女性樣本數分別為20人與24人，各相關變項產生太多細零格，難以進行性別與時期別（1997與2017年）的比較，因此未納入。

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定義的單身為「從未結婚且沒有子女者」，⁶以下說明個人層次、家庭層次與社會層次的變項之測量。

（一）個人層次

個人層次的變項包括教育程度、職業與工作收入。我們使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1、1996、2001、2006、2011與2016年的「家庭」組問卷（章英華 2015, 2019；傅仰止 2016, 2017；瞿海源 1999a, 1999b），以及2002與2012年的「性別」組問卷（章英華 2004, 2016）來瞭解單身組與曾婚組的教育程度、職業、工作收入等分布狀況。教育程度分成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專以上。職業則分為藍領、白領⁷及無工作者，無工作者包括家庭主婦、目前沒有工作、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者等情況。工作收入僅計算目前有工作者的每月平均工作收入，基本上不包括退休者、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者及前述無工作者等。惟2011與2016年的「家庭」組問卷詢問的每月收入包含投資利息、房租、退休金，或父母／小孩給予的生活費等，無法只擷取工作收入，乃以2012年資料計算工作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來估計其工作收入。各波調查的收入測量方式請參考附錄一。

（二）家庭層次

家庭層次的討論包含居住安排、家庭聯繫與家庭照顧。曾經歷

6 2017年的「網路與社會資源」調查（傅仰止 2021）以及1990年、2000年的「人口及住宅普查」（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行政院主計處 2002），因沒有詢問子女數，因此無法剔除從未結婚但有子女者。根據2010年的「人口及住宅普查」的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40-59歲單身有子女者占40-59歲單身者的比例5.7%，之前的比例應該更低，對分析結果影響不大。

7 藍領包括「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及「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白領包括「行政主管及經理人」、「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及「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結婚生育者，與配偶及子女同住是最普遍的居住安排，單身者基本上無此一選項。我們以單身者為主角將居住安排分為五類：獨居、僅與父母（含祖父母）同住、僅與旁系親屬或非親屬同住、⁸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其他（含與配偶／直系卑親屬同住或住宿舍、機構等）。若與父母（含祖父母）同住，則進一步檢視其同住長輩是否有任一項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及家事活動障礙需要他人協助達3或6個月以上（2000與2010年「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⁹或有任一項身體障礙（1990年「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¹⁰雖然身體障礙與ADL失能的概念不同，但1990年的障礙類別包含「無自顧能力」，2000年與2010年的調查包含ADL之外的家事活動能力（含煮飯、打掃、洗衣），而本文的研究對象為40-59歲者，其父母年齡多數超過65歲，若有任一類身體障礙，ADL失能的機率頗高，家事活動能力也易有相當的限制。

在家庭聯繫方面，與父母或兄弟姊妹之任何一人，不論是電話聯繫、一起吃晚餐或從事休閒活動，只要其中一項每週至少一次，就屬於經常聯絡（Sarkisian and Gerstel 2016）。照顧關係以是否提供幫助來測量，我們選取的單身者沒有子女，所以照顧關係僅限於受訪者與父母之間（不包括兄弟姊妹），幫助項目包括出錢、出力、¹¹談心，每一項依幫助的頻率（很經常、經常、有時、很少、完全沒有）給分。我們分別針對「受訪者對父母的幫助」與「父母對受訪者的幫

8 旁系親屬與非親屬合併是因為二者與單身者之間基本上無扶養義務（兄弟姊妹間只有特殊狀況下才有扶養義務），且各自的占比很低，難以獨立呈現。

9 2000年原始問題為「是否因生病、受傷、衰老而具右列活動障礙且需他人幫忙長達（或預期達）3個月以上？」；2010年原始問題為「您是否因生病、受傷、衰老而有右列活動障礙且需他人幫忙長達或預期達6個月以上」；選項包括「吃飯、上下床、更換衣服、上廁所、洗澡、在室內外走動、家事活動能力（含煮飯、打掃、洗衣）」。

10 原始問題為「你的身體有無特殊不良狀況？」，選項包括「多重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智能障礙、重要器官失去功能、顏面傷殘、植物人老人痴呆症、自閉症、無自顧能力」。

11 幫忙料理家務（例如打掃、準備晚餐、買東西、代辦雜事）或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人。

助」加總三項目（出錢、出力、談心）的分數，¹²再彼此相減作為家庭照顧方向的測量（ > 0 、 $= 0$ 、 < 0 ）。前期的資料由於沒有幫助頻率問項，我們採用幫助項目數（生病照顧、料理家務、重要事情提供意見、給予定期生活費、不定期給予金錢）彼此相減來代表子女與父母的照顧方向。

為取得足夠的分析對象，我們使用「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行政院主計處 2002；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進行居住安排的分析，有關家庭聯繫與照顧關係（相關題項如附錄二），則利用1991-2016年間六期的「家庭」組資料（章英華 2015, 2019；傅仰止 2016, 2017；瞿海源1999a, 1999b）來探討。

（三）社會層次

在社會層次上，我們使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7年「網路與社會資源」組資料（傅仰止 2021），包括社會支持、網際網路以及社會參與（線下的團體活動與朋友聚會）。1. 社會支持：單身者沒有因婚姻而來的支持網絡（如配偶、子女、配偶家人等），因此比較單身者跟曾婚者的社會網絡時排除家人／親戚，只包括好朋友、鄰居、同事、同社團、同宗教團體、其他我認識的人等，且只選取關係強度為「很親近」、「還算親近」者，取題項包括：認識多少種不同職業工作、面臨需要他人協助的情境數、最常聯絡的一位好朋友與其聯絡頻率、和多少人討論對您重要的事情、和多少人談煩惱或私人心事；2. 網際網路使用包括：平均每天上網時間、多常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每週兩三次以上或以下）及多常透過網路買賣東西、辦事

12 西方國家的成年人與父母之間的交換關係並不密切（Chan 2007; Hogan et al. 1993），若有，經常是父母提供子女財務支持，而子女提供老年父母勞務支持（Kohli et al. 1999），但臺灣的研究指出，不論是「金錢」、「勞務」、「情感」，代間支持方向都是以「成年子女提供父母支援」為主（林如萍 2014），因此我們將三個項目加總一起討論。

情或工作（每週兩三次以上或以下）；3. 社會參與包括：（1）參與「透過組織、團體才能進行的活動」（包括團體運動休閒、政治組織、宗教組織）的頻率，在這三項組織團體中只要其中一項的參加頻率在「1年好幾次以上」即代表受訪者參加團體活動的頻率高；（2）與三五好友的社交活動頻率，分為1個月兩三次以上或以下。選取的題目詳如附錄三。

三、分析方法

由於研究對象為40-59歲的單身者，各期調查的樣本數量（表1）均未超過百人，若分性別來看，2002年以前的40-59歲的單一性別樣本甚至低於20人，即便加總各期人數，樣本數仍不足以進行多變項分析，因此我們將調查資料分成兩個時期，將1991、1996、2001及2002年資料合併為「前期」，2006、2011、2012、2016年合併為「後期」，¹³並以與曾婚者的相對比例（relative risk, RR）為分析策略以降低各期調查的變項定義不斷滾動式修正的影響，來探討單身者在個人層次、家庭層次與社會層次的時期變遷。

表1同時呈現「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40-59歲單身者的人數，1990年單身男性人數為83,065人，2000年時約為18萬5千人，2010年將近30萬人，20年間增加近3.5倍。單身女性也呈現倍增的現象，1990時有33,694人，2000年時約為11萬7千人，2010年時約23萬，20年間單身女性成長近7倍。而為與「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相互對應，同樣以RR來檢視變遷趨勢。

13 一般認為女性的適婚年齡為25-29歲、男性的適婚年齡為30-34歲，而25-29歲女性單身人口比例於2001年超過50%（50.7%），30-34歲男性單身人口比例於2009年超過50%（53.3%），我們綜合考量兩性適婚年齡之單身人口過半時間來設定前期與後期。家庭層次之資料來源不包括2002與2012年的資料。

表1 40-59歲受訪者樣本數量

類別	男性		女性	
	單身	曾婚	單身	曾婚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1991家庭組	21	423	4	367
1996家庭組	20	341	10	302
2001家庭組	16	330	6	329
2002性別組	19	283	13	334
2006家庭組	31	364	23	386
2011家庭組	31	360	28	399
2012性別組	38	327	36	393
2016家庭組	46	328	35	359
2017網路與社會資源組（社會層次）	53	312	36	327
個人層次分析加總之人數				
前期（1991、1996、2001、2002年）	76	1,377	33	1,332
後期（2006、2011、2012、2016年）	146	1,379	122	1,537
家庭層次分析加總之人數				
前期（1991、1996、2001年）	57	1,094	20	998
後期（2006、2011、2016年）	108	1,052	86	1,144
人口及住宅普查				
1990	83,065	1,752,387	33,694	1,716,821
2000	185,093	2,481,256	117,384	2,520,922
2010	297,954	3,105,064	232,814	3,280,630

資料來源：行政院戶口普查處（1992）、行政院主計處（2002）、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章英華（2004, 2015, 2016, 2019）、傅仰止（2016, 2017, 2021）、瞿海源（1999a, 1999b）。

肆、研究結果

我們以RR呈現單身者與曾婚者在個人、家庭與社會層次上的樣態差異並特別著重於性別差異的探討。

一、個人層次

在個人層次上，我們以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分析單身者在教育程度、職業與工作收入上與曾婚者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單身男性與單身女性的特定形象愈來愈薄弱。

表2為單身者與曾婚者在教育程度、職業與工作收入的分布情況。以前、後期比較來看，男性單身者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比例從70.4%下降到30.3%；「專科以上」的比例從13.9%上升至42.1%。女性的趨勢與男性類似，單身者的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比例從37.6%下降至7.7%；「專科以上」的比例由41.6%上升至63.3%，基本上反映1990年代以來臺灣高等教育擴張的現象。職業方面，男性單身為「白領」者是相對少數，不過其比例從早期的24.7%上升到近期的32.2%；女性單身為「白領」者是絕對多數，但前後期的比例相對穩定，皆約七成；此外，前期男性單身「無工作者」有17.4%，女性則為8.4%，但後期男女性單身「無工作者」都約有20%左右。在工作收入方面，單身者的平均月收入都有成長，不過兩個時期的單身男性之平均月收入均較單身女性低。

基本上，男性單身者相對於曾婚者更傾向於低教育程度、藍領階級、低收入，而女性則相反，單身者相對地傾向於高教育程度、白領階級、高收入。但如果以前後年期的單身／曾婚之RR¹⁴來看，男性單

14 例如，男性單身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RR值 = 男性單身者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比例／曾婚者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比例，以此來檢視相對變化趨勢。

表2 40-59歲單身者與曾婚者社會經濟狀況之分布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項目	前期 (1991、1996、2001、2002)		後期 (2006、2011、2012、2016)	
	單身	曾婚	RR (95% CI)	RR (95% CI)
男性				
教育程度分布 (%)				
國中以下	70.4	61.8	1.14 (0.98-1.33)	30.3
高中職	15.7	20.4	0.77 (0.45-1.31)	27.6
專科以上	13.9	17.8	0.78 (0.44-1.39)	42.1
職業分布 (%)				
藍領	58.0	54.4	1.06 (0.87-1.30)	45.2
白領	24.7	41.5	0.59 (0.40-0.89)	32.2
無工作者	17.4	4.1	4.25 (2.42-7.45)	22.6
工作收入 (萬) ^a	2.6	4.0	0.65 ^{***}	4.0
女性				
教育程度分布 (%)				
國中以下	37.6	74.0	0.51 (0.33-0.79)	7.7
高中職	20.8	16.5	1.26 (0.64-2.47)	29.0
專科以上	41.6	9.4	4.41 (2.85-6.83)	63.3
				43.9
				49.6
				6.5
				5.3
				1.06 (0.83-1.35)
				0.77 (0.59-1.00) ^b
				1.23 (0.98-1.54)
				1.03 (0.85-1.24)
				0.65 (0.51-0.83)
				3.47 (2.41-4.98)
				0.77 ^{***}
				0.20 (0.11-0.37)
				0.77 (0.58-1.03)
				2.70 (2.29-3.17)

表2 40-59歲單身者與曾婚者社會經濟狀況之分布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續)

項目	前期 (1991、1996、2001、2002)		後期 (2006、2011、2012、2016)	
	單身	曾婚	RR (95% CI)	RR (95% CI)
職業分布 (%)				
藍領	21.2	25.7	0.83 (0.42-1.62)	0.37 (0.21-0.67)
白領	70.4	28.4	2.48 (1.95-3.16)	1.50 (1.32-1.70)
無工作者	8.4	46.0	0.18 (0.06-0.58)	0.69 (0.49-0.99)
工作收入 (萬) ^a	3.3	2.6	1.25*	1.35***

註：RR：相對比例 (relative risk)；CI：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a使用t檢定。^b1.00為進位後數值，若取三位小數其值為0.997。

* $p < .05$; ** $p < .001$.

資料來源：章英華 (2004, 2015, 2016, 2019)、傅仰止 (2016, 2017, 2021)、瞿海源 (1999a, 1999b)。

身者社會經濟條件較差、女性單身者較好的形象愈來愈式微，我們進一步輔以圖2來說明。

首先，以男性教育程度來看（圖2〔a〕橘線），「國中以下」的RR值接近相等線（1.00），代表單身者「國中以下」的比例跟曾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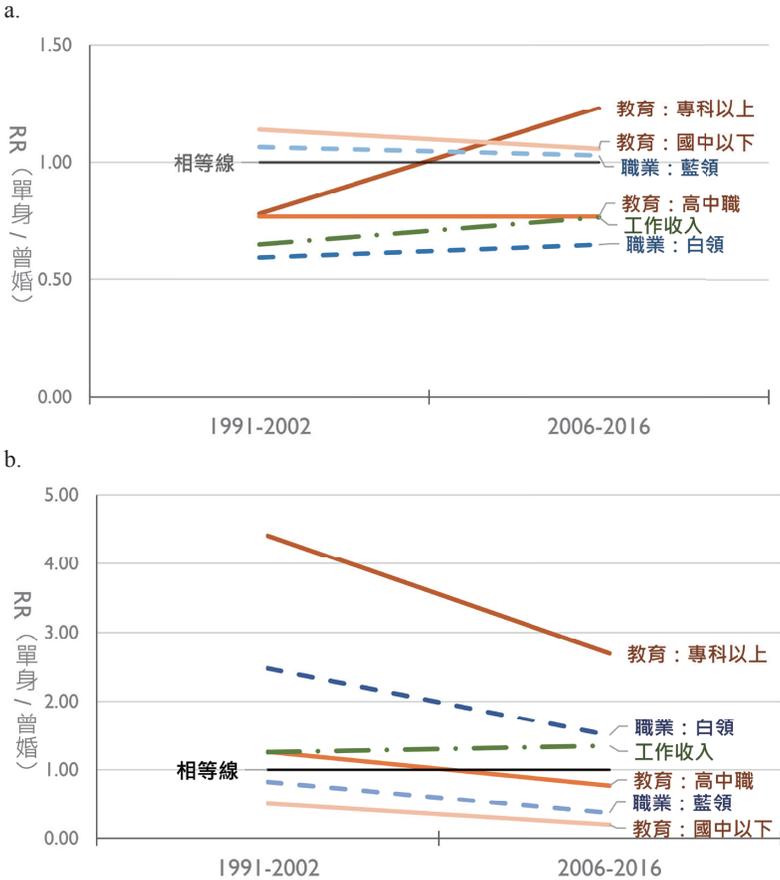


圖2 40-59歲 (a) 男性及 (b) 女性單身與曾婚者之相對教育程度、職業與收入（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註：1. RR：相對比例（relative risk）。

2. 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doi.org/10.6191/JPS>）。

資料來源：章英華（2004, 2015, 2016, 2019）、傅仰止（2016, 2017, 2021）、瞿海源（1999a, 1999b）。

差異不大；而「專科以上」卻有上升趨勢，晚近單身者「專科以上」的比例之上升速度高於曾婚者，只是若從95%信賴區間來看，二者並無顯著差異（表2）。

男性職業方面（圖2〔a〕藍線）。不論前期或近期，單身的藍領階層比例皆高於曾婚者，但沒有顯著差異。相對地，單身的白領階層比例皆顯著小於曾婚者，且前後期的RR值有上升（更趨近於1，表示差距縮小）。後期單身無工作者的比例雖然較前期提升，但RR值在後期低於前期（無工作者的RR值變化未顯示於圖2，見表2）。

男性工作收入方面（圖2〔a〕綠線），不論前期或近期，單身者收入皆顯著低於曾婚者，但前後期的RR值呈上升趨勢（更趨近於1，表示差距縮小）。

女性部分，首先看前、後期各自的RR值，單身與曾婚者只有在教育程度「高中職」以及前期藍領階層上沒有顯著差異（信賴區間包含1），其他變項（高低教育程度、職業、收入）都有顯著差異（表2）。若看前後期的變化（圖2〔b〕），不論是高低教育程度、職業是藍領或白領，RR值都呈現下降的趨勢，單身優勢（高教育程度、白領）的部分往相等線接近，單身劣勢（低教育程度、藍領）的部分則遠離相等線。再從職業為「無工作者」的RR值變化來看，前期RR值為0.18上升至後期0.69，代表女性單身者相較曾婚者在勞動市場上的優勢也有式微的跡象（無工作者的RR值變化未顯示於圖2，見表2）。換句話說，女性曾婚者的社會經濟條件正與女性單身者接近中；但某些特別弱勢的女性單身者，相對於曾婚者，似乎更不容易離開藍領／無工作與低教育程度的情況。¹⁵女性單身有工作者的收入水平依然比曾婚者顯著地高。

15 RR值因為有兩層相對比值，其意涵不容易直覺式瞭解。以下舉例雖然非精確反映數學上的意義，卻有助於讀者理解。以職業來說，前期的女性單身者職業為藍領及無正式工作者的比例相加為0.296，曾婚者為0.717，到了後期，兩組數值分別為0.292與0.527。雖然不論單身或曾婚者，藍領的比例都下降了，但單身者下降的幅度（0.296 → 0.292）比曾婚者下降的幅度（0.717 → 0.527）小，蘊含單身者相對於曾婚者較不容易轉入白領。

二、家庭層次

在家庭層次上，我們分析單身者與曾婚者在居住安排、家庭聯繫與家庭照顧上的差異。

（一）單身者與父母同住的比例上升

我們使用「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來進行單身者的居住安排分析。居住安排分為五類：獨居、僅與父母（含祖父母）同住、僅與旁系親屬或非親屬同住、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其他（含與配偶／直系卑親屬同住或住宿舍、機構等）。圖3顯示，男性最主要的居住安排是獨居，但比例逐年下降（從1990年的38.98%下降到2010年的28.76%），「僅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則明顯上升，若再加上「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2010年有將近一半（48.49%）的40-59歲單身男性是與父母同住的，「僅與旁系親屬或非親屬同住」的比例則相對穩定，略高於一成。

女性的狀況類似，也是獨居的比例最高，但不像男性一樣有明顯的下降趨勢，主趨勢似乎是向上的。與男性相同，「僅與父母同住」的比例上升（從1990年的10.37%上升到2010年的15.73%），若再加上「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2010年有45.39%的40-59歲單身女性與父母同住，「僅與旁系親屬或非親屬同住」的比例則相對穩定，約一成五左右。

整體來看，不同性別的單身者之居住安排類型分布相似，單身者與曾婚者則有比較大的差異。40-59歲的曾婚者多數有生兒育女，且多數子女未達結婚年齡，因此仍處於核心家庭階段，圖3曾婚者的「其他」類，幾乎都是「與配偶／直系卑親屬同住」，其餘類型的比例不到1%。

我們進一步分析「僅與父母同住」及「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者，其同住父母是否有ADL障礙或家事活動障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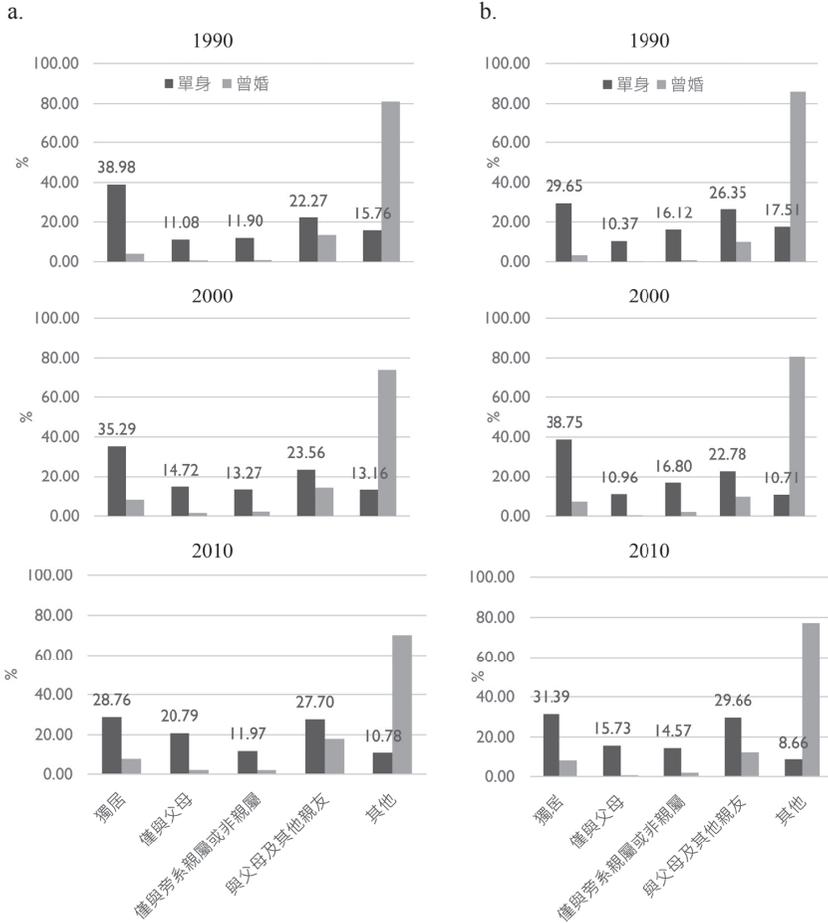


圖3 40-59歲 (a) 男性與 (b) 女性之居住安排：按單身與否分 (人口及住宅普查)

資料來源：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行政院主計處 (2002)、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

(2000與2010年)，或身體障礙 (1990年) (以下統稱「家庭日常生活障礙」)，其蘊含子女需提供長期照顧之可能。表3顯示，「僅與父母同住」的單身男性與有家庭日常生活障礙父母同住的比例在1990、2000及2010年這三個時期，從15.97%下降至12.62%。若是看

表3 40-59歲者同住父母有家庭日常生活障礙的比例（人口及住宅普查）

類別	1990			2000			2010		
	單身	曾婚	RR	單身	曾婚	RR	單身	曾婚	RR
男性 (%)									
僅與父母同住	15.97	13.32	1.20	12.77	12.33	1.04	12.62	13.54	0.93
與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	12.57	12.57	1.00	12.89	14.29	0.90	13.90	15.63	0.89
女性 (%)									
僅與父母同住	11.42	12.80	0.89	11.27	12.35	0.91	12.87	17.38	0.74
與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	10.34	13.89	0.74	12.84	16.14	0.80	14.20	17.85	0.80

註：RR：相對比例（relative risk）。

資料來源：行政院戶口普查處（1992）、行政院主計處（2002）、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

「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者，單身者與有家庭日常生活障礙父母同住的比例從12.57%上升至13.90%，但同時曾婚者也從12.57%上升至15.63%。以RR值來看這三個時期的變化，「僅與父母同住」從1.20下降至0.93，「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也從1.0下降至0.89，意味過去單身男性相對曾婚男性可能提供較多長期照護，現今已略低於曾婚男性，且落差有擴大的跡象。

女性方面，不論單身或曾婚，居住安排是「僅與父母同住」及「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者，其與有家庭日常生活障礙父母同住的比例都有增加。若以RR值來看，「僅與父母同住」在這三個時期略下降，從0.89下降至0.74，代表單身跟曾婚的落差有增加的現象。而「同時與父母（含祖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的RR值略上升，從0.74上升至0.80，顯示雖然單身跟曾婚與有家庭日常生活障礙父母同住的比例都是增加，但兩者差距有縮小的趨勢。

（二）單身女性承擔愈來愈多的父母照顧責任

在家庭聯繫與照顧方面，表4顯示不論時期與性別，絕大部分的單身與曾婚者都經常與家人聯繫，單身男性的比例略低一些，但也超過85%。在家庭照顧上，除了前期的單身男性以外，都是子女提供父母照顧的比例較多，且前、後期比較，不論男性或女性，子女提供父母照顧的比例呈上升趨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前期「子女提供父母照顧」的比例最高者是曾婚的男性，且與曾婚的女性有一段差距；但到了後期，曾婚的女性與男性的比例已相當。

以RR值來看，兩性的子女提供父母照顧之RR值皆略有增加，且RR值往相等線趨近，表示單身者愈來愈與曾婚者一樣，承擔照顧父母的責任，且性別的差距平行發展，蘊含著不論單身女性或單身男性，都有相同的相對變化。另一方面，雖然子女提供父母幫助是普遍的狀態，但父母提供單身子女幫助的比例也不低，特別是對單身男性，似乎蘊含著曾婚男性由配偶照顧、單身男性由父母照顧的傳統仍

表4 40-59歲者的家庭聯繫與照顧狀況：按單身與否分（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項目	前期（1991、1996、2001、2002）		後期（2006、2011、2012、2016）	
	單身	已婚	單身	已婚
男性				
家庭聯繫（%）				
經常	90.2	95.1	85.8	98.6
不常	9.8	4.9	14.2	1.4
家庭照顧（%）				
子女提供父母	48.2	78.2	56.4	81.6
相等／父母提供子女	51.8	21.8	43.6	18.4
女性				
家庭聯繫（%）				
經常	93.0	90.2	93.8	98.5
不常	7.0	9.8	6.2	1.5
家庭照顧（%）				
子女提供父母	51.0	68.2	71.1	82.9
相等／父母提供子女	49.0	31.8	28.9	17.1

註：RR：相對比例（relative risk）；CI：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1.00為進位後數值，若取三位小數其值為0.998。

資料來源：章英華（2004, 2015, 2016, 2019）、傅仰止（2016, 2017, 2021）、瞿海源（1999a, 1999b）。

相當普遍。女性也有類似的情形，不過相對於曾婚者，單身者接受父母照顧的比例未像男性那麼高。

我們另外使用「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中的「是否為家計負責人」變項，來看不同教育程度的單身與曾婚者之家庭照顧樣態與變化趨勢（表5）。基本上，不論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男性擔任家計負責人的機率高於女性，但單身者的性別差異遠低於曾婚者。若看教育程度，不論男性或女性，也不論單身或曾婚，教育程度愈高擔任家計負責人的機率愈高。同樣以RR值來呈現兩性的單身與曾婚者之差異變遷趨勢。圖4顯示，單身男性的RR值皆在相等線之下，意味單身男性相對曾婚男性擔任家計負責人的傾向較低，不過除了教育程度「國中以下」者其RR值略為下降外，其他教育程度的RR值均呈上升趨勢，顯示單身男性逐漸與曾婚男性一樣地承擔家庭經濟責任。

表5 40-59歲者家計負責人之比例：按單身與否與教育程度分
（人口及住宅普查）

類別	1990			2000			2010		
	單身	曾婚	RR	單身	曾婚	RR	單身	曾婚	RR
男性(%)									
國中以下	58.84	86.58	0.68	54.85	80.69	0.68	50.18	75.38	0.67
高中職	59.38	89.24	0.67	57.35	82.93	0.69	58.03	79.83	0.73
專科大學	64.82	89.32	0.73	65.24	84.47	0.77	66.48	82.29	0.81
碩博士	70.09	90.64	0.77	70.25	84.96	0.83	72.26	85.88	0.84
整體	59.48	87.39	0.68	57.20	82.18	0.70	57.36	79.33	0.72
女性(%)									
國中以下	41.42	15.32	2.70	50.07	27.74	1.81	40.41	28.33	1.43
高中職	50.70	23.07	2.20	56.55	33.62	1.68	52.46	34.10	1.54
專科大學	57.79	26.39	2.19	65.13	36.95	1.76	61.51	37.96	1.62
碩博士	62.57	29.37	2.13	67.65	38.99	1.73	69.07	41.07	1.68
整體	47.50	16.53	2.87	57.43	30.12	1.91	55.59	32.56	1.71

註：RR：相對比例（relative risk）。

資料來源：行政院戶口普查處（1992）、行政院主計處（2002）、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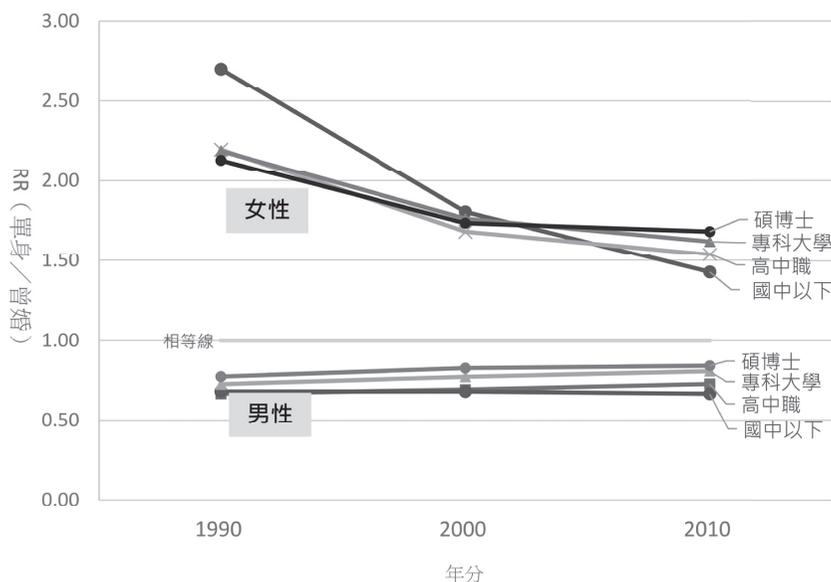


圖4 40-59歲單身與曾婚者之家計負責人相對比例（人口及住宅普查）

註：RR：相對比例（relative risk）。

資料來源：行政院戶口普查處（1992）、行政院主計處（2002）、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

可預期地，女性的RR值皆在相等線之上，相較曾婚女性，單身女性較可能負擔家計，且不論何種教育程度其RR值皆呈現下降趨勢，單身女性與曾婚女性的差異逐漸縮減；事實上，單身女性擔任家計負責人的比例是呈上升趨勢的，只是曾婚者上升的幅度更大（表5）。

三、社會層次：單身男性是社會參與最低的一群

接下來對單身者的社會支持、線上網際網絡使用及線下社會參與進行分析。在社會支持方面，主要是看家人親戚以外的支持網絡（包括關係親近的好朋友、鄰居、同事、同社團、同宗教團體、其他我認識的人等）。表6顯示，單身男性親近的不同職業工作者（如大企業老闆、護理師、老師、議員等16項，詳見附錄三）種類略少於曾婚

者，但女性單身者卻略多於曾婚者。而當面臨需要家務幫忙、生病協助或談心等五項情境中（附錄三），單身者可找到家人外的親近者協助處理的情境項目數都高於曾婚者，特別是男性單身者平均有2.7項可找到朋友（包括鄰居、同事、其他人等）幫忙，女性也有2.1項，但曾婚組皆不到兩項。另外，在重要事情的討論或是煩惱的私人心事，女性單身者有較高的比例跟家人以外的親近好友討論，與好朋友的聯絡也是女性單身者有較高的聯繫頻率（「1個月兩三次以上」有81.7%）。女性曾婚者與好朋友聯絡的比例最低，而男性單身或曾婚者聯繫比例相當。

在網際網絡的使用上，中年女性單身者的使用時間都相較女性曾婚者、男性單身者、男性曾婚者多，每天上網時間約4.5小時，其他約2.5小時左右。在多常使用社群網路／通訊軟體的題項中，女性不論單身或曾婚皆有高使用率，有九成的使用頻率是「每週使用兩三次以上」，單身男性「每週使用兩三次以上」的比例約73.8%，曾婚男性約83.4%。而透過網路買賣東西或處理工作，有51.8%的單身女性者頻率高達「每週兩三次以上」，顯著高於曾婚女性，單身男性、曾婚男性或曾婚女性使用頻率僅三成。

在線下社會參與方面，以參加團體活動（如休閒團體活動、政治活動或宗教活動等）及參與朋友聚餐的頻率來看，女性不論單身或曾婚，有大約45%參與團體活動可達「1年好幾次以上」的頻率，較男性高。而男性單身者則明顯低於男性曾婚者，男性曾婚者有38.9%參與團體活動頻率达「1年好幾次以上」，單身男性僅有28.8%。參與三個或以上朋友的聚餐，曾婚女性就明顯比所有男性及單身女性低，曾婚女性僅有22.0%「1個月兩三次以上」參與聚餐，單身或曾婚男性及單身女性大約有近四成能維持「1個月兩三次以上」，其中，單身女性的比例顯著高於曾婚女性。

表6 40-59歲單身者與曾婚者社會支持、網際網路與社會參與之分布

項目	男性			女性		
	單身	曾婚	RR (95% CI)	單身	曾婚	RR (95% CI)
社會支持 (非家人且關係親近者)						
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源						
認識多少種不同職業工作者 ^{a,b}	1.6	1.7	0.94	1.9	1.4	1.36
可找到協助者情境數 ^c	2.7	1.4	1.93***	2.1	1.6	1.31*
最常聯絡的一位好朋友其聯絡頻率 (%)						
1個月兩三次以上	78.6	77.2	1.02 (0.87-1.19)	81.7	75.0	1.09 (0.92-1.29)
1個月一次或更久	21.4	22.8	0.94 (0.54-1.64)	18.3	25.0	0.73 (0.36-1.50)
工具網絡						
和多少人討論重要的事 ^a	0.9	0.7	1.29	1.2	0.7	1.71*
情感網絡						
和多少人談煩惱或私人心事 ^a	0.8	0.6	1.33	1.4	1.0	1.40
網際網絡						
平均每天上網時間 (小時) ^a	2.8	2.5	1.12	4.5	2.8	1.61*
多常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 (%)						
每週兩三次以上	73.8	83.4	0.89 (0.74-1.05)	94.0	90.9	1.03 (0.95-1.13)
每週兩三次以下	26.2	16.6	1.58 (0.93-2.69)	6.0	9.1	0.66 (0.17-2.55)

表6 40-59歲單身者與曾婚者社會支持、網際網路與社會參與之分布 (續)

項目	男性		女性	
	單身	曾婚	RR (95% CI)	RR (95% CI)
多常透過網路買東西、辦事情或工作? (%)				
每週兩三次以上	34.0	37.4	0.90 (0.60-1.38)	1.50 (1.06-2.15)
每週兩三次以下	66.0	62.6	1.10 (0.85-1.31)	0.70 (0.52-1.05)
社會參與				
參加團體活動 (如休閒、政治、宗教等) (%)				
1年好幾次以上	28.8	38.9	0.74 (0.47-1.16)	1.01 (0.69-1.48)
1年一次或沒有	71.2	61.1	1.16 (0.96-1.41)	0.99 (0.72-1.35)
除了家人親戚以外, 您多常和三個或以上的朋友在外聚餐或喝酒、喝茶、喝咖啡? (%)				
1個月兩三次以上	41.4	36.8	1.10 (0.79-1.60)	1.70 (1.03-2.66)
少於1個月兩三次	58.6	63.2	0.90 (0.73-1.18)	0.80 (0.63-1.05)

註: RR: 相對比例 (relative risk); CI: 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a使用t檢定。^b原始題目請見附錄三。

* $p < .05$; ** $p < .001$.

資料來源: 傅仰止 (2021)。

伍、結論與討論

面對未來愈來愈多的單身人口，單身跟曾婚者在各層面的差異是否逐漸式微值得關注；當二類人口的特性沒有太多差異時，單身才是一種自主選擇而不是莫可奈何，婚姻加諸人們的標籤效果才會逐漸淡去。為瞭解愈來愈多的終身未婚者之生活樣態，我們使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及「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儘管合併多年資料，單身人口的樣本數仍相對有限，僅足以初步呈現40-59歲未婚人口的個人特徵、家庭關係與社會參與的情形。

首先，個人社會經濟條件對是否單身的影響仍因性別而不同，男性單身者的樣態以教育程度低、藍領階級、收入較低為主，而女性單身者多以教育程度高、白領階級、收入較高為主。但前、後期資料的變化顯示，不論男、女性，差異已逐漸縮小，特別是女性高教育程度者的轉變最為明顯，單身男性失意或是單身女性強人的形象將愈來愈薄弱。不過「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女性，其趨勢是離開相等線，雖然幅度不大，蘊含這群人口在婚姻市場可能愈來愈不利。亞洲國家已出現女性社會經濟地位與結婚率呈正相關的現象，包括日本（Fukuda 2013）、南韓（Park et al. 2013）與臺灣（Cheng 2014）。教育程度與結婚率之間的關係變化，值得持續關注。

關於單身者的居住安排，本研究分析結果與過去文獻對於華人社會、日本的發現一致（Maeda and Hecht 2012; Ting and Chiu 2002），不論單身男性或單身女性，與父母同住（包括「僅與父母同住」、「同時與父母及其他親友同住」）的比例都有所增長，就主要的居住安排類型來看，似乎還不到需要「重新定義家人」的階段。而文獻上所提出的「都市部落」、「獨立共居」等新興居住安排，受限於既有資料無法進行分析。不過近年來，宜蘭的「幸福家園實驗計畫」（劉光瑩 2021）、臺北的「玖樓共生空間」（9Floor Co-Living

Community；詳見<https://9floor.co/>)等案例，顯示這類新興居住安排似乎已在臺灣萌芽，2020年「都市改革組織」(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更成立聯盟積極倡議「合作住宅」(cohousing)(詳見<https://ours.org.tw/關於-ours-3/組織大事紀/>)，未來能否轉變為穩定的居住安排類型，有待更多的探討。

在家庭照顧關係方面，我們看到愈來愈多單身者提供父母在財務、家務或情感上的幫忙，特別是單身女性，除了承擔家計外，與有家庭日常生活障礙父母的同住比例亦有所增加。由於我們的分析對象為40-59歲者，其父母多已邁入老年，似乎蘊含單身女性承擔愈來愈多老年父母的照顧工作。這也呼應了Jee(2021)觀察日本的家庭照顧關係，發現家中的未婚女兒通常會被其他家人賦予期待擔任年邁父母的主要照顧者。從另一角度來看，父母提供單身子女的幫助也較曾婚子女多，只是男性的差距逐漸縮小，女性略有上升，其可能的因素是愈來愈多單身女性與父母同住，日常生活互動頻率增加。

由於多數單身者沒有直系卑親屬(極少部分可能有領養子女)，也沒有因為婚姻而來的姻親網絡，家人以外的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就比較多，不過社會網絡與支持內容因性別而異。單身男性多為尋求家務幫忙，女性多為情感上的依附，如討論重要的事情、煩惱或私人心事等。另外從線上虛擬網際網絡與線下實體社會參與來看，整體而言，單身女性不論線上或線下都相較曾婚女性、單身男性及曾婚男性還要活躍；單身男性相對低度使用社群媒體或線上購物，且在實體社會團體活動(休閒、政治或慈善等)的參與程度上，也都明顯低於曾婚男性及所有女性，顯示中年單身男性的社會參與範圍較為局限，這樣的生活樣態持續到退休後，恐怕會更容易感到孤獨(Hamedanchi et al. 2021)。另外，曾婚女性與家人以外的朋友聚餐的頻率最低，單身女性、單身男性以及曾婚男性則差異不大，顯示女性走入婚姻後生活圈的確大幅限縮。

討論單身者的意象時，有個問題須釐清：同居者算單身嗎？歐美

國家的婚姻狀況多數分為六種：從未結婚、同居、目前有偶、離婚、喪偶與分居，所以大部分的單身研究不包含同居。我國法定婚姻狀況沒有同居與分居，早期不論是政府機關或學術單位的調查，多只列出傳統的四種婚姻狀態供選擇，有些會把同居併入有偶，把分居併入離婚。「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家庭」組問卷，也一直到了2001年才把同居與分居獨立陳列為選項。就終身承諾、法律責任以及雙方家庭認知的角度來看，同居更偏向於單身；但就實質的親密關係與照顧關係，同居又偏向有偶。總計「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01、2006、2011及2016年「家庭」組的資料，40-59歲婚姻狀態填答「同居」僅28人，其中有18人填答同住者的身分為「配偶」，有8人填答「同居人」，有2人同住家人皆為有血緣關係之親屬。就此數據來看，他們的同居較傾向有偶的狀態，因此我們未將婚姻狀態填答同居者納入單身族群中。今日社會對於多樣家庭的接受度愈來愈高，對於中高齡或曾經有過婚姻經驗的同居者是偏向單身或有偶，其實需要更深入的探討。

最後，本文由於合併多期調查以及樣本數量有限，可能產生的研究限制綜合說明如下：

一、「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人口及住宅普查」，不同年期的問項測量不盡相同，特別是「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每月工作收入以及「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的身體障礙與日常生活功能。

(一)「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1、1996、2001、2006年「家庭」組及2002年「性別」組問卷，詢問每月的「收入／工作收入」，但各年度的問法不一；2011、2016年「家庭」組問卷詢問每月收入包含投資利息、房租、退休金，或父母／小孩給予的生活費等（詳如附錄一）。我們計算收入時限定目前有工作者，所以主要為工作收入，但1991年沒有特別指明包含年終、業績獎金等，工作收入可能低估。2011與2016年資料則使用2012年資料計算工作收入占

總收入的比例，來估計其工作收入。雖然有這些調整，由於使用RR探討單身者與曾婚者的差異，只要單身跟曾婚者收入結構沒有太大差異，RR值仍具有參考價值。另一個問題是，2001年「家庭」組與2002年「性別」組問卷中，工作者與退休者合併一起詢問目前／退休前工作狀態，且沒有其他題項可以排除退休者，因此不純然是目前有工作者的工作收入，不過我們的樣本年齡為40-59歲，退休者甚少，對結果的影響應該不大。

- (二) 在家庭日常生活障礙的測量指標上，1990年的「人口及住宅普查」詢問的是身體障礙類別（如視覺障礙、肢體障礙、無自顧能力等，詳見註¹⁰），2000與2010年調查的是ADL及家事活動能力（含煮飯、打掃、洗衣，詳見註⁹），雖然1990年的障礙類別包含「無自顧能力」，2000與2010年的調查包含ADL之外的家事活動能力（含煮飯、打掃、洗衣），概念仍有所差異。我們進一步比較65歲以上各年齡組之「無任何一種身體障礙」（1990年）與「無任何家庭日常生活障礙」（2000與2010年）之人數比例，顯示1990、2000、2010三個年度的年齡別盛行率之分布類似，應仍具有可比較性。整體而言，1990年65歲以上「無任何一種身體障礙」的比例為89.5%，2000、2010年65歲以上「無任何家庭日常生活障礙」的比例分別為90.3%、87.3%。

- 二、我們設定的年齡組距長達20年，最低與最高年齡者所面對的父母健康狀況差異頗大，1990年代又剛好是臺灣社會、政治變遷的爆發期，使得本文「後期」內的不同世代人口之成長經驗，相對於「前期」會有更大的變異，雖然我們的重點是「單身 vs. 曾婚」，利用RR值來消除時代變遷的影響（不論單身或曾婚者會同時面對時代的洗禮），但若要說差異是來自於單身與否，其前

提假設是同一時期的單身者與曾婚者其內部的重要變項（如教育程度、收入等）之變異相同，若單身者與曾婚者的組內變異不同，則「單身 vs. 曾婚」在家庭支持與照顧上的趨同，就難以區分是來自於其他變項或婚姻狀態的影響。

- 三、由於樣本數量小，RR值不是很穩定，雖然差異顯著性檢定本就會考量樣本數量，但有些細格的數值小於5名，推論上仍需保守。社會參與層面更只有一個年期的資料，即便僅考量性別因素，某些變項仍只有微量的樣本數可供分析，研究結果需有所保留。
- 四、本研究定義的單身為「從未結婚且沒有子女者」，但由於所使用的資料部分未詢問子女數，可能導致未結婚但有子女者被計入單身者（雖然比例很低），也會造成推論上的誤差。

謝誌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計畫「多元單身：個人特徵、家庭關係與社會參與」（109-2410-H-110 -027 -MY2）之部分成果。作者感謝劉敏如小姐協助文獻與資料蒐集，兩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會提供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文中謬誤由作者自負。

參考文獻

- 內政部戶政司 (n.d.a) 人口統計資料〔資料集〕。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取用日期：2022年4月15日)。
- 內政部戶政司 (n.d.b) 表九：臺閩地區各縣市年底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及婚姻狀況分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底)。https://twinfo.ncl.edu.tw/tiqry/hypage.cgi?HYPAGE=search/merge_pdf.hpg&dtd_id=11&type=s&sysid=T1721966&jid=97238882&vol=80120000&page=358-373 (取用日期：2022年4月15日)
- 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臺北。
- 行政院主計處 (2002)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臺北。
-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 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臺北。
- 林如萍 (2014) 疏離的世代？不同住世代之代際交換分析。見陳午晴、汪建華主編，家庭與性別評論 (第5輯)，頁86-10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章英華 (2004)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02第四期第三次：性別組，檔號C00110_2。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110_2-1
- 章英華 (2015)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1第六期第二次：家庭組，檔號C00222_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222_1-1
- 章英華 (2016)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2第六期第三次：性別組，檔號C00223_2。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

SRDA-C00223_2-1

章英華（2019）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01第四期第二次：家庭組，檔號C00109_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109_1-2

傅仰止（2016）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06第五期第二次：家庭組，檔號C00154_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154_1-1

傅仰止（2017）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6第七期第二次：家庭組，檔號C00321_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321_1-1

傅仰止（2021）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7第七期第三次：網路與社會資源組，檔號C00339_2。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339_2-3

趙淑珠（2003）未婚單身女性生活經驗之研究：婚姻意義的反思。教育心理學報，34(2): 221-246。doi:10.6251/BEP.20020826

劉光瑩（2021）臺北讓大人小孩都不快樂 他們搬到田野自建社區，更大、還更便宜。<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5241?template=fashion>（取用日期：2022年9月27日）。

鄭雁馨、許宸豪（2019）臺灣超低生育率的迷思與現實。<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9/03/31/chengyenhsinhsuchenhao>（取用日期：2019年11月28日）。

瞿海源（1999a）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1991第二期第二次：家庭、教育組，檔號C00003_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

TW-SRDA-C00003_1-1

瞿海源 (1999b)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1996第三期第二次：家庭組，檔號C00008_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008_1-1

瞿海源 (1999c)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1997第三期第三次：社會網路與社區組，檔號C00009_2。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009_2-1

Allen, K. R. and R. S. Pickett. 1987. "Forgotten Streams in the Family Life Course: Uti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trospective Interviews in the Analysis of Lifelong Single Women's Family Caree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9(3): 517-526. doi:10.2307/352197

Band-Winterstein, T. and C. Manchik-Rimon. 2014.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n Old Never-Married Single: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78(4): 379-401. doi:10.2190/AG.78.4.d

Barrett, A. E. and S. M. Lynch. 1999. "Caregiving Networks of Elderly Persons: Variation by Marital Status." *The Gerontologist* 39(6): 695-704. doi:10.1093/geront/39.6.695

Baumbusch, J. L. 2004. "Unclaimed Treasures: Older Women's Reflections on Lifelong Singlehood." *Journal of Women & Aging* 16(1-2), 105-121. doi:10.1300/J074v16n01_08

Bellani, D., G. Esping-Andersen, and L. Nedoluzhko. 2017. "Never Partnered: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Lifelong Singlehood."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53-100. doi:10.4054/DemRes.2017.37.4

Brody, E. M., S. J. Litvin, C. Hoffman, and M. H. Kleban. 1995. "Marital Status of Caregiving Daughters and Co-Residence with Dependent

- Parents.” *The Gerontologist* 35(1): 75-85. doi:10.1093/geront/35.1.75
- Budgeon, S. 2006. “Friendship and Formations of Sociality in Late Modernity: The Challenge of ‘Post Traditional Intimacy.’”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1(3): 48-58. doi:10.5153/sro.1248
- Budgeon, S. 2008. “Couple Cul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ingleness.” *Sexualities* 11(3): 301-325. doi:10.1177/1363460708089422
- Cagen, S. 2004. *Quirkyalone: A Manifesto for Uncompromising Romantics*.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 Blackwell.
- Çelik, K. 2018. “Unmarried Women with Close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Professional Women’s Reasons for Not Getting Married.”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66: 48-55. doi:10.1016/j.wsif.2017.11.012
- Chan, T. W. 2007.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U.K.” Paper presented at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7 Annual Meeting. New York, NY, March, 29-31.
- Chandler, J., M. Williams, M. Maconachie, T. Collett, and B. Dodgeon. 2004. “Living Alone: Its Place in Household Formation and Chang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9(3): 42-54. doi:10.5153/sro.971
- Cheng, Y.-h. A. 2014. “Changing Partner Choice and Marriage Propensities by Education in Post-Industrial Taiwan, 2000-2010.” *Demographic Research* 31: 1007-1042. doi:10.4054/DemRes.2014.31.33
- Cheng, Y.-h. A. and C.-I. W. Yang. 2021. “Continuity and Changes in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38(2): 139-167. doi:10.1007/s12546-021-09259-z
- Davidson, K. 2004. “‘Why Can’t a Man be More Like a Woman?’: Marital Status and Social Networking of Older Men.” *The Journal of Men’s*

- Studies* 13(1): 25-43. doi:10.3149/jms.1301.25
- Demey, D., A. Berrington, M. Evandrou, and J. Falkingham. 2013. "Pathways into Living Alone in Mid-Life: Diversit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8(3): 161-174. doi:10.1016/j.alcr.2013.02.001
- DePaulo, B. 2007. *Singled Out: How Singles Are Stereotyped, Stigmatized, and Ignored, and Still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New York, NY: St. Martin's Griffin.
- DePaulo, B. 2014. "A Singles Studies Perspective on Mount Marriage." *Psychological Inquiry* 25(1): 64-68. doi:10.1080/1047840X.2014.878173
- DePaulo, B. M. and W. L. Morris. 2005. "Singles in Society and in Sci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16(2-3): 57-83. doi:10.1080/1047840X.2005.9682918
- Dykstra, P. A. and A.-R. Poortman. 2009. "Economic Resources and Remaining Single: Trends Over Tim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3): 277-290. doi:10.1093/esr/jcp021
- Friedman, R. and N. D. McNabb. 2014. "The Lifestyle of the 'Urban Tribe.'" *The Florida Communication Journal* 42(1): 61-77.
- Fukuda, S. 2013. "The Changing Role of Women's Earnings in Marriage Formation in Japa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46: 107-128. doi:10.1177/0002716212464472
- Gerstel, N. and N. Sarkisian. 2006. "Marriage: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Greedy." *Contexts* 5(4): 16-21. doi:10.1525/ctx.2006.5.4.16
- Granqvist, P. and B. Hagekull. 2000. "Religiosity, Adult Attachment, and Why 'Singles' Are More Religiou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10(2): 111-123. doi:10.1207/S15327582IJPR1002_04
- Hamedanchi, A., N. Zanjari, H. Khankeh, and Y. Abolfathi Momtaz. 2021.

-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Never Married in Later Life? Application of Phenomenology in an Aging Study.”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6(4): 1232-1247. doi:10.46743/2160-3715/2021.4652
- Henriksson, A. 2019. “Singles’ Activities: Sociability and the Ambiguities of Singledom.” *Families, Relationships and Societies* 8(1): 37-52. doi: 10.1332/204674317X15015138368221
- Hertel, J., A. Schütz, B. M. DePaulo, W. L. Morris, and T. S. Stucke. 2007. “She’s Single, So What? How Are Singles Perceived Compared with People Who Are Married?” *Zeitschrift für Familienforschung* 19(2): 139-158. doi:10.20377/jfr-301
- Himawan, K. K., M. Bambling, and S. Edirippulige. 2019. “Modernization and Singlehood in Indonesi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mpacts.” *Kasetsar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40(2): 499-506. doi:10.1016/j.kjss.2017.09.008
- Hogan, D. P., D. J. Eggebeen, and C. C. Clogg. 1993.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in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6): 1428-1458. doi:10.1086/230194
- Jamieson, L. and R. Simpson. 2013. *Living Alone: Globalization, Identity and Belonging*.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ee, E. 2021. “Unmarried Daughters as Family Caregivers: Evolv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Gender Order, and Singlehood in Japan.” Trans. by B. Jackson. *Korean Anthropology Review* 5: 85-116. Translated from 비혼여성의 딸노릇과 비혼됨(singlehood)의 변화: 일본의 부모를 돌보는 딸들의 사례를 중심으로. *한국문화인류학* 50(2): 189-235.
- Jones, G. W., Y. Zhang, and P. P. Z. Chia. 2012. “Understanding High Levels of Singlehood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3(5): 731-750. doi:10.3138/jcfs.43.5.731
- Kim, Y., D. Sohn, and S. M. Choi. 2011. “Cultural Difference in Motivations

- for Using Social Network Sit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merican and Korean College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7(1): 365-372. doi:10.1016/j.chb.2010.08.015
- Klinenberg, E. 2013. *Going Solo: The Extraordinary Rise and Surprising Appeal of Living Alone*. New York, NY: Penguin.
- Kohli, M., H. Künemund, A. Motel, and M. Szydlik. 1999. “Families Apar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 Pp. 88-99 in *The Myth of Generational Conflict: The Family and State in Ageing Societies*, edited by S. Arber and C. Attias-Donfut. London, UK: Routledge.
- Koropecj-Cox, T. 2005. “Singles, Society, and Scienc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Commentary on the article “Singles in Society and in Sci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16(2-3): 91-97.
- Lahad, K. and M. Kravel-Tovi. 2020. “Happily-Ever After: Self-Marriage, the Claim of Wellness, and Temporal Ownership.”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8(3): 659-674. doi:10.1177/0038026119889479
- Lee, K.-T., M.-J. Noh, and D.-M. Koo. 2013. “Lonely People Are No Longer Lonely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Disclosure and Social Support.”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6): 413-418. doi:10.1089/cyber.2012.0553
- Lelkes, O. 2013. “Happier and Less Isolated: Internet Use in Old Age.” *Journal of Poverty and Social Justice* 21(1): 33-46. doi:10.1332/175982713X664047
- Li, X., W. Chen, and P. Popiel. 2015. “What Happens on Facebook Stays on Facebook? The Implications of Facebook Interaction for Perceived, Receiving, and Giving Social Suppor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1: 106-113. doi:10.1016/j.chb.2015.04.066
- Liu, J., J. Wang, R. Beaujot, and Z. Ravanera. 2020. “Determinants of Adults’ Solo Living in Canada: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 Population Research* 37(1): 53-71. doi:10.1007/s12546-019-09235-8
- Lu, W. and K. N. Hampton. 2016. "Beyond the Power of Networks: Differentiating Network Structure from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fo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New Media & Society* 19(6): 861-879. doi:10.1177/1461444815621514
- Maeda, E. 2008. "Relational Identities of Always-Single Japanese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5(6): 967-987. doi:10.1177/0265407508100310
- Maeda, E. and M. L. Hecht. 2012. "Identity Searc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al Identities of Always-Single Japanese Women over Time."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6(1): 44-64. doi:10.1080/10570314.2012.637539
- Maier, C., S. Laumer, A. Eckhardt, and T. Weitzel. 2015. "Giving Too Much Social Support: Social Overload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4(5): 447-464. doi:10.1057/ejis.2014.3
- McCarthy, F. T. 2001. "The Bridget Jones Economy."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0.
- McDill, T., S. K. Hall, and S. C. Turell. 2006. "Aging and Creating Families: Never-Married Heterosexual Women over Forty." *Journal of Women & Aging* 18(3): 37-50. doi:10.1300/J074v18n03_04
- Mesch, G. S. and I. Talmud. 2007. "E-Relationships—The Blurring and Reconfiguration of Offline and Online Social Boundaries." [Editorial comm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0(5): 585-589. doi:10.1080/13691180701657899
- O'Brien, M. 1991. "Never Married Older Women: The Life Experie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3): 301-315. doi:10.1007/BF00306084
- Oh, H. J., E. Ozkaya, and R. LaRose. 2014. "How Does Online Social

- Networking Enhance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nline Supportive Interaction, Affec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0: 69-78. doi:10.1016/j.chb.2013.07.053
- Palmer, G. 2006. “‘Single Person Households’ Issues that JRF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Report supported by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Park, H. and J. Choi. 2015. “Long-Term Trends in Living Alone among Korean Adults: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Demographic Research* 32: 1177-1208. doi:10.4054/DemRes.2015.32.43
- Park, H., J. K. Lee, and I. Jo. 2013.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Education and Marriage among Korean Women.” *Kor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7(3): 51-76.
- Rainie, L. and B. Wellman. 2012. *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oseneil, S. and S. Budgeon. 2004. “Cultures of Intimacy and Care beyond ‘the Family’: Personal Life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urrent Sociology* 52(2): 135-159. doi:10.1177/0011392104041798
- Rubinstein, R. L., B. B. Alexander, M. Goodman, and M. Luborsky. 1991. “Key Relationships of Never Married, Childless Older Women: A 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6(5): S270-S277. doi:10.1093/geronj/46.5.S270
- Sarkisian, N. and N. Gerstel. 2016. “Does Singlehood Isolate or Integrate?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Ties to Kin, Friends, and Neighbor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3(3): 361-384. doi:10.1177/0265407515597564
- Secombe, K. and M. Ishii-Kuntz. 1994. “Gender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Never-Married.” *Sex Roles* 30(7-8): 585-603. doi:10.1007/BF01420804

- Selbee, L. K. and P. B. Reed. 2001. "Patterns of Volunteering over the Life Cycle." *Canadian Social Trends* 61: 2-6.
- Singular Magazine. 2019. "Our Magazine and Social Network." <http://singularcity.com/about-us/> (Date visited: December 10, 2019).
- Slonim, G., N. Gur-Yaish, and R. Katz. 2015. "By Choice or by Circumstance?: Stereotypes of and Feelings about Single People." *Studia Psychologica* 57(1): 35-48. doi:10.21909/sp.2015.01.672
- Spreitzer, E. and L. E. Riley. 1974.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ingle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6(3): 533-542. doi:10.2307/350724
- Stein, P. J. 1975. "Singlehood: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The Family Coordinator* 24(4): 489-503. doi:10.2307/583033
- Stull, D. E. and A. Scarisbrick-Hauser. 1989. "Never-Married Elderly: A Reassessment with Implications for Long-Term Care Policy." *Research on Aging* 11(1): 124-139. doi:10.1177/0164027589111006
- Taniguchi, H. 2010. "Who Are Volunteers in Japa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9(1): 161-179. doi:10.1177/0899764008326480
- Timonen, V. and M. Doyle. 2014. "Life-Long Singlehood: Intersec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geing & Society* 34(10): 1749-1770. doi:10.1017/S0144686X13000500
- Ting, K.-f. and S. W. K. Chiu. 2002. "Leaving the Parental Home: Chinese Culture in an Urban Contex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3): 614-626. doi:10.1111/j.1741-3737.2002.00614.x
- Törnqvist, M. 2019. "Living Alone Together: Individualized Collectivism in Swedish Communal Housing." *Sociology* 53(5): 900-915. doi:10.1177/0038038519834871
- Watters, E. 2004. *Urban Tribes: Are Friends the New Family?* London, UK: Bloomsbury.
- Wellman, B. 1999.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Wellman, B. 2001. "Little Boxes, Glocaliza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2nd Kyoto Workshop on Digital Cities. Kyoto, Japan, October 18-20.

Wiik, K. A. and L. Dommermuth. 2014. "Who Remains Unpartnered by Mid-Life in Norway? Differentials by Gender and Educ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5(3): 405-424. doi:10.3138/jcfs.45.3.405

Wilkinson, E. 2014. "Single People's Geographies of Home: Intimacy and Friendship beyond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6(10): 2452-2468. doi:10.1068/a130069p

Williams, F. 2004. *Rethinking Families*. London, UK: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附錄一：收入問項

組別	問項
1991家庭組	請問您每個月的 <u>收入</u> 差不多是多少？
1996家庭組	含年終獎金，請問您每個月平均的 <u>收入</u> 差不多是多少？
2001家庭組、 2002性別組	請問您平均每個月的工作收入（如：薪資、紅利、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等）差不多是多少？
2006家庭組	請問您現在個人平均每個月稅前 <u>工作收入</u> 差不多有多少（包括薪資、年終獎金、年節分紅、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等，但不包含投資利息、房租、退休金，或父母／小孩給予的生活費等收入）？
2011家庭組、 2016家庭組	請問您現在個人平均每個月稅前 <u>收入</u> 差不多有多少（包括薪資、年終獎金、年節分紅、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投資利息、房租、退休金，或父母／小孩給予的生活費等收入）？
2012性別組	請問您平均每個月稅前 <u>工作收入</u> （或整年收入除以12個月）差不多是多少（含兼差，包括薪資、年終獎金、年節分紅、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等）？

註：底線為作者所加。

資料來源：章英華（2004, 2015, 2016, 2019）、傅仰止（2016, 2017）、瞿海源（1999a, 1999b）。

附錄二：家庭層次問項

類別	問項
家庭聯繫	<p>與家人聯絡情形，以下題項其中一項符合「約1週一次」，即為經常聯絡。</p> <p>一、與不同住父母、兄弟姊妹聯絡情形</p> <p>二、過去1年內，請問您和您的同住家人多常一起吃晚餐？</p> <p>三、過去1年內，請問您和您的同住家人多常一起從事休閒活動？</p>
家庭照顧	
前期資料	<p>一、請問您會提供您父母以下的幫助或費用嗎？（複選）</p> <p>（一）生病照顧；（二）料理家務、買東西、做飯；（三）重要的事情提供意見；（四）給予定期生活費；（五）不定期給予金錢</p> <p>二、請問您父母會提供您以下的幫助或費用嗎？（複選）</p> <p>（一）生病照顧；（二）料理家務、買東西、做飯；（三）重要的事情提供意見；（四）給予定期生活費；（五）不定期給予金錢</p>
後期資料	<p>一、過去1年來，請問您常不常提供自己父母以下的一些幫助？</p> <p>（一）給他（們）錢／所費</p> <p>（二）幫他（們）料理家務（例如打掃、準備晚餐、買東西、代辦雜事）或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人</p> <p>（三）聽他（們）的心事或想法</p> <p>二、過去1年來，您自己父母常不常提供您以下的一些幫助？</p> <p>（一）給您錢／所費</p> <p>（二）幫您料理家務（例如打掃、準備晚餐、買東西、代辦雜事）或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人</p> <p>（三）聽您的心事或想法</p>

資料來源：章英華（2015, 2019）、傅仰止（2016, 2017）、瞿海源（1999a, 1999b）。

附錄三：社會層次問項

類別	問項
社會支持（家人以外的支持系統）	<p>一、請問你認識的人當中有沒有現在在做下列這些工作的人？ 公車司機、大公司或大企業老闆、清潔工、美髮師或理髮師、人事經理或主管、律師、汽車維修工、護理師（護士）、警察、國（初）中老師、宗教或神職人員、縣市議員、新聞記者、小工廠或小公司老闆、醫生、縣市政府的科長或課長</p> <p>二、當你面臨以下情況，你會先去找誰？ （一）您有家務或園藝工作，但您一個人做不來，需要幫助 （二）當您生病，不得不臥床休息幾天，需要有人到家裡幫忙 （三）您覺得心情有點不好或沮喪，想要找人談談 （四）您有家庭問題，需要建議 （五）您想找人共度一段愉快的時光</p> <p>三、想想您最常聯絡的一位好朋友，請問您多久和他（她）聯絡一次，包括見面、打電話、透過網路或用其他的聯絡方式？</p> <p>四、請問最近半年來，您總共和多少人討論對您重要的事情？</p> <p>五、請問最近1年來（去年8月到現在），您總共和多少人談起您個人的事情、煩惱或私人心事（例如感情問題、人際關係等）？</p>
網際網路	<p>一、請問您平均每天上網多久？</p> <p>二、請問您最近1年來，多常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例如臉書〔Facebook〕、部落格、YouTube、Line、Skype、WeChat等）和人聊天、聯絡感情、一起玩遊戲、分享影音或影片等？</p> <p>三、請問您最近1年來，多常透過網路（上網）買賣東西、辦事情或工作（例如：瀏覽或查詢資訊、收發Email、上網繳稅、買賣股票、住宿訂房、買機票等）？</p>
社會參與	<p>一、在過去1年（12個月）來，您常不常參加下面這些團體的活動 （一）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的活動 （二）政黨、政治團體或政治組織的活動 （三）宗教組織或其他志願性慈善團體的活動</p> <p>二、除了家人和親戚以外，請問您多常和三個或以上的朋友或認識的人，一起在外聚餐或喝酒、喝茶、喝咖啡？</p>

資料來源：傅仰止（2021）。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Relation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for Middle-Aged Always-Single Persons in Taiwan

Ching-Li Yang* Yu-Shan Huang** Kang-Jung Weng***

Abstract

Over the past 30 years, marriage and birth behaviors have gone through tremendous change in Taiwan. Not only are people delaying marriage and birth, but rate of lifetime singlehood has increased as well, thus projecting a higher prevalence of the always-single. This study explores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always-single, including their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2)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family relations on the family level, and (3)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the societal level. We use six datasets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1991-2016 (included “Family” and “Gender” Modules), th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Resources” Module in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2017, and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1991, 2000, and 2010. In our samples, we divide marriage status into the “always-single,” who are single and have no children and the “ever-married,” which includes the married, separated, divorced, and windowed. To lower the influence of future chang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lyang@mail.nsysu.edu.tw

**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hysche@gmail.com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kjwong5526@gmail.com

of marriage status, we limit the sample cohort to 40-59 years of age. Results show that (1)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even though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n being single still exhibits gender differences, the image of single men being losers and single women being successful and career-oriented has weakened. (2) On the family level, the most obvious change is the decrease of single men living alone, and the increase of living with parents for both single men and women. Meanwhile, single children provide increased assistance to their parent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single women, which implies care for the elderly is still a women's job. However, parents provide more assistance to single children than ever-married children as well. (3) On the societal level, the always-single have more social support than the ever-married, and this social support shows gender differences. Single men tend to seek help related to housework, while single women's requests for help are more affection and emotion-based. The frequency of ever-married women going to gatherings other than with family members is the lowest. This supports the notion that women's social contact drops drastically after marriage. For the frequency of engaging in social activities, single men a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e others, which shows their tendency to shut themselves in at home.

Keywords: always-singl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living arrangements, family relations, social participation